

张璟琳说



张璟琳 著

宗藩帐下落日楼



万卷出版公司

张璟琳说



张璟琳 著

宗藩帐



楼

万卷出版公司  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© 张璟琳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张璟琳说八王之乱：宗藩帐下落日楼 / 张璟琳著. —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7. 8

ISBN 978-7-5470-4454-4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3398号

出 品 人：刘一秀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)

印 刷 者：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6mm × 210mm

字 数：333千字

印 张：15.75

出版时间：2017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李 明

责任校对：王楚中

版式设计：范 娇

ISBN 978-7-5470-4454-4

定 价：48.8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---

常年法律顾问：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90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 联系电话：010-80510961

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 / 1

- 一、临终的皇帝 / 1
- 二、痴呆的太子 / 7
- 三、兄弟怡怡 / 11
- 四、咸宁二年的未遂政变 / 18
- 五、尺布斗粟 / 25
- 六、皇帝死了 / 36

## 第二章 杨骏 / 45

- 一、新皇帝司马衷 / 45
- 二、两位受惊的祖父 / 50
- 三、折杨柳 / 58
- 四、盟友倒戈 / 64
- 五、辛卯政变 / 72
- 六、哀哉秋兰 / 81

### 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 / 91

- 一、一石三鸟 / 91
- 二、六月政变 / 101
- 三、卒子过河 / 109
- 四、满朝公卿皆姓贾 / 116

### 第四章 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” / 121

- 一、中朝名士 / 121
- 二、九品中正 / 138
- 三、法不责权贵 / 153
- 四、杀鸡取卵式的税赋 / 159
- 五、知我者谓我心忧 / 167

### 第五章 愍怀太子 / 171

- 一、杜锡坐针毡 / 171
- 二、洛阳街头的艳遇 / 178
- 三、晋世宁 / 184
- 四、诡异的母子情 / 191
- 五、生机与杀机 / 197
- 六、南风烈烈吹黄沙 / 206

七、式乾殿上 / 211

## 第六章 贾皇后 / 219

一、阎缵舆棺上奏 / 219

二、黄雀在后 / 225

三、哀王孙 / 229

四、刃将加颈 / 234

五、杀人活人 / 239

六、他乡遇仇敌 / 247

七、白虎幡 / 254

八、着火的羊皇后 / 260

## 第七章 赵王 / 267

一、狗尾续貂 / 267

二、勤王！勤王！ / 275

三、洛南洛北皆成战场 / 285

四、金屑酒 / 295

## 第八章 齐王 / 303

一、三王并立 / 303

二、危机的解除 / 307

三、东莱王事件 / 312

四、赏与不赏 / 319

五、皇嗣问题 / 325

六、鼙鼓动地 / 333

七、逃生的名士 / 340

八、激战洛阳 / 347

## 第九章 长沙王 / 355

一、天下未乱蜀先乱 / 355

二、祸起荆扬 / 362

三、李含之死 / 376

四、煮豆燃萁 / 381

五、华亭鹤唳詎可闻 / 388

六、草木萌芽杀长沙 / 405

## 第十章 成都王 / 413

一、再入洛阳 / 413

二、惠帝御驾亲征 / 420

三、荡阴之役 / 428

四、潜龙惊 / 433

五、黄头鲜卑入邺都 / 439

## 第十一章 河间王 / 449

一、邺城 / 449

二、关外羽檄飞 / 459

三、“获胜者”东海王 / 472

尾声 / 485

附录1 西晋“八王之乱”中八王谱系 / 489

附录2 惠帝朝改元大事记 / 490

## 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

### 一、临终的皇帝

曹魏咸熙元年（264），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处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，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，官职是中抚军，负责统领禁军、卫戍京师。这个分工模式是从当年曹操、曹丕父子处学来的：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，儿子留守京师，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。

然而，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信心。这一年年初，有迹象表明，远征蜀汉的镇西将军钟会要造反，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，因为担心后院起火，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。

钟会的反叛没有成功。监军卫瓘策动军队哗变，杀死钟会及其党羽，控制蜀中大局。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，被收编为晋国的第十三个州——益州。

随着蜀汉的灭亡，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。表面上，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“天下归心”的理想，而实际上

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，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，复姓司马。

同年三月，司马昭晋爵为晋王。十月，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。此时的司马昭已经剿平一切反对势力，九锡也受过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魏帝禅位。

然而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，他在次年（265）八月病死，司马炎嗣位晋王。同年十二月，司马炎受禅称帝，新王朝史称西晋。

这一年，司马炎正好三十岁。三十而立，他的起点比较高，一立就是个皇帝。

司马炎取年号为泰始。泰者，安也。司马炎想告诉世人，从今开始，天下要安定了。

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，安定并没有实现。沿着长江，江北的晋政权与江南的孙吴政权依然持续着长期的拉锯战。

公元275年，司马炎改元咸宁，依然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。

咸宁五年（279）十一月，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，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，分六路进攻孙吴。这场战争毫无悬念，当时孙吴国困民穷、人心思变，连孙吴的丞相张悌都不得不承认，“吴之将亡，贤愚所知”。

次年三月，晋将王濬率领水军顺江而下，直捣建业，吴主孙皓黯然出城投降。

从东汉末年的乱世开始，破碎了近百年的天下，重新归于一统。

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，司马炎认为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，于是再次改元，咸宁六年被改为太康元年（280）。

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。这十年史称“太康盛世”，史家如此描述：“是时，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。”

这个盛世的标准很低，仅仅是“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”。实际上，与两汉时期相比，西晋的税赋不仅繁重，而且也极不平均，社会阶层固化，上层的少数人醉生梦死，底下的大多数咬牙切齿。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，只不过之前几十年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状况实在太惨，才让人们产生了盛世的错觉。

可悲的是，这个错觉也只是昙花一现。西晋王朝统一天下三十多年后，土崩瓦解，文人干宝在经历了山河沦丧、骨肉分离之后，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，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：“牛马被野，余粮委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间不闭，民相遇者如亲。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。故于时有‘天下无穷人’之谚。”

千载之后重读此文，令人唏嘘不已，乱世中人说苦是泪，说喜也是泪。

太康九年（288），司马炎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。

这其中有年龄因素。这一年司马炎五十三岁，已到了接近死亡的年纪。两晋十八个皇帝（算上宣帝、景帝、文帝这三位被迫封的皇帝）平均寿命三十九岁，除了高祖司马懿以罕见的七十三岁高龄辞世，其余皇帝无一活过五十五岁。

不过更重要的原因，应该是司马炎寡人有疾。司马炎好

色是公开的秘密，早在泰始九年，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选秀女，上自公卿府第，下至百姓巷闾，凡有适龄少女都要上报，如敢隐匿则以“大不敬”论处；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，司马炎又下令，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，犯者也是“大不敬”。要知道“大不敬”的罪名可不轻，最重可以夷三族，司马炎是个有风度的皇帝，史书上说他“宇量弘厚，造次必于仁恕；容纳说正，未尝失色于人”，可是为了美女，就顾不得风度了。

消灭吴国之后，司马炎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、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，洛阳后宫猛增至一万余人。选择太多也是个麻烦，司马炎于是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，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，就在哪里过夜。宫人们看到自己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，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，在房前插竹枝、洒盐水，吸引羊车过来。

酒色戕害了司马炎。太康九年正月壬申，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，良久再现；六月庚子正午，太阳再次消失，暝色笼罩大地。观星者言：日食再现，不利于王者。没过多久，司马炎就病倒了。

司马炎的病情时好时坏，延续到太康十年，情况更加糟糕，天下妖异之事频现。

先是年初，江南会稽郡传闻，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，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；荆州南阳郡传闻，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，这老虎只有两只脚，像人一样直立行走，后来又突然消失了；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，说“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”。

然后，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、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。太康十年四月，宫城崇贤殿火灾，十一月，含章殿鞠室火灾。

恶兆频繁出现，司马炎无疑慌了。次年正月初一，他又一次改元太熙。熙者，光明、和悦。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，重新焕发生机，君临天下。

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。改元之后冬去春回，天气越来越暖，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。

孟春、仲春、季春，春天过了，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；接下来是四月，草木生长，处处欣欣向荣，而司马炎却沉疴不起了。许多人预料到，“太熙”很可能就是司马炎的最后一个年号了。

果然，熬到四月己酉，有消息传出：皇帝大渐弥留。

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。殿上帷幕重重，还遮起了屏风，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，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。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，痛苦地做沉思状，其实谁心里都明白，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。皇后杨芷、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，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。

殿下，不少被加授“侍中”“散骑常侍”“给事中”等官职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，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，整整齐齐地跪好，只等里面一声号召，恸哭举哀。

殿外，数以千计的黄门、宫女匆匆穿梭往来，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。皇帝大行<sup>①</sup>后的梓宫（棺槨）已经

① 驾崩的另一种说法。

放置妥当；皇后、太子、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缞丧服<sup>①</sup>已经缝制完毕；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，但是白缞帐、草蓐、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，只等一声令下，马上即可完工；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，表情肃穆，列队等候于偏厅之中；宫城外，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，以供百姓哭祭。

总而言之，万事俱备，唯欠皇帝一死。

皇帝偏偏不肯死。

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，双腿发麻、发冷，最后失去知觉，可皇帝还是不断气。

终于有人等不及了，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，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，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，傲然上殿，掀开帷幕走了进去。

没人敢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。此人姓杨名骏，是司马炎的岳父、皇后杨芷的父亲。

杨骏看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。双眸紧闭，肤色灰暗，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，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。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，递给皇后杨芷，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。这一举动叫“属纆”，“属”是放置的意思，细小的绵絮叫作“纆”。绵絮很轻，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处，测看其是否断气，如果绵絮一动不动，则说明病人已死。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，《礼记·丧大记》中说“属纆以俟绝气”。

---

① 不缝边的粗麻丧服，这是最重的丧服。

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，司马炎猛一抽搐，双眼突然睁开，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。杨芷吃了一惊，手一抖，将绵絮握入掌中，未被司马炎发现。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，顺着这道目光，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。

瞬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，他是不放心身后事，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。

## 二、痴呆的太子

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，有二十六个，夭折过半，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。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“八王之乱”，七人死亡，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炽侥幸活了下来。

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王朝成立后出生的，在做皇帝之前，司马炎的儿子还是个位数，其中正室杨艳所生的嫡子有三个：司马轨、司马衷、司马柬。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，次子司马衷顺次成为嫡长子。泰始三年（267）年初，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，当时司马衷才九岁。

时光荏苒，太子一天天长大，突然有流言兴起，说太子是个痴呆。有这么个笑话作为佐证，说某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，有蛤蟆在叫，太子静静听了半晌，问左右随从：“这个呱呱乱叫的东西，是官家的，还是私人的？”随从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好蒙他：“在官地，那就是官家的；在私人地盘，那就是私人的。”

一开始，流言囿于宫墙，只回响于皇宫内部。但是随着

咸宁初年，十七岁的司马衷出居东宫，见习参与朝政，流言终于飞出皇宫，成为满朝公卿窃窃私语的话题。

司马炎十分尴尬。知子莫若父，司马炎对司马衷的了解远非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懵懂。

早在泰始末年，司马衷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司马炎就发现“皇太子不堪奉大统”，君王家天下，太子的事是国事，但首先是家事，司马炎不动声色，偷偷征询皇后杨艳的意见。

杨艳出身弘农杨氏。弘农杨氏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，她嫁给司马炎的时候，司马炎还是曹魏的臣子，算是糟糠妻。到泰始末年，杨艳年近四旬，已生育司马轨、司马衷、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、新丰、阳平三位公主，自谓年老色衰，很有危机感。

杨艳是熟知司马炎性情的，泰始九年司马炎大肆选妃，已经引起杨艳的强烈不满，所以在遴选时，杨艳只挑中皮肤洁白、身材高大但是长相普通的女子，那些长得美艳、有女人味的则一概不留。当时有个姓卞的女子，是魏武帝卞皇后的族人，卞家在曹魏时期出过三位皇后，是有名的出美女的家族，这个卞姓女子也十分美貌，司马炎食指大动，用扇子掩住嘴，悄悄对杨艳说：“这女子不错。”杨艳却白了他一眼，幽幽说道：“卞氏三代皇后，如果选了她，不做皇后太委屈了。”司马炎被搞得没脾气，只好弃选卞氏女。但那次选妃还是给杨艳增加不少年轻貌美的竞争对手，其中威胁最大的有两个，一个是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芳，另一个是廷尉诸葛冲的女儿诸葛婉。在此之前，司马炎已经很少在皇后那儿过夜；

在此之后，次数更少，宫中接二连三有皇子皇女出生，每一个皇胤的新生都令杨艳危机感倍增。

丈夫既然已经不可靠，母凭子贵，就成为杨艳唯一的保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司马炎却来跟她商量司马衷的嗣位问题，杨艳原本就很脆弱的神经被刺激得砰砰直响。她说：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岂可动乎？”

“立嫡以长不以贤”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，它出自《春秋·公羊传》，这句话揭示的是宗法制中最重要的原则。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，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，他的好脾气又一次发作，这事就此不了了之。

到了泰始十年（274），杨艳病逝，那时候司马衷十六岁，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。杨艳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，太子的嗣位不安稳，于是在临死前推荐自己的堂妹杨芷接替她做皇后。当时杨艳的头枕在司马炎大腿上，气若游丝，可怜楚楚，司马炎情不自禁，“流涕许之”，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（276）册立杨芷为皇后。

从此，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，心中又多了一个障碍，总觉得冥冥天际，杨艳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。

但是，这天下毕竟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，嗣君的贤或不才，关系到全天下人的福祉。“朝野咸知太子昏愚，不堪为嗣”，私下里的窃窃私语很快演变为公开的劝谏。

有一次，司马炎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，司空、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，走到皇帝御座前，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，说：“此座可惜！”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，卫瓘是太子少傅，